

壯志合是情人緣(下)

·于維杰·

音樂晚會在和睦的氣氛下開始了

，節目都是我所喜愛的，兩小時很快地過去了。散場後，白扶我步出禮堂，在一塊草坪上坐下來，暢談著彼此的抱負和理想。一陣寒風襲來，我不禁連打了兩個寒噤，白把他身上的夾克脫下來披在我身上。

「你頸上掛的是什麼？」他指著我頸上金鍊問。

「金十字架。」我說：「哥哥遺贈給我的。」

「對啦！你哥哥生前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他總是相信肉體的死去便是靈魂的永生，所以他一向視死如歸。」

「願哥哥在快樂的天國。」

「你也是基督徒？」

「嗯！」

「只要不是魔鬼，我都信任。」

「你看我是不是？」

「這要問你自己了。」

他竟被我問得一時答不出話來。這樣的談話，一直繼續到深夜二時，

他才叫車子送我返校。

娟，我已深深地體會到何謂「女為悅己者容」了。

海瀾

娟：

今天禮拜天，一清早白便來邀我一同去教堂。到教堂去作禮拜的人意想不到的多，這是亂世人民祈望和平的必然現象，在和諧的讚美詩中，我虔誠地祈禱上帝能阻止那種慘無人道的行為。過去在抗戰期間，我雖已飽嚙了戰爭滋味；但在今天，當我發現到愛情的甜蜜時，我才真實地體驗到破壞人倫和毀滅人性的殘酷來。

我禱告完畢時，白也剛剛抬起頭來，他看見我那付神往的樣子，開玩笑地問：「你禱告些什麼？是不是祈求上帝賜給你一位如意情郎呢？」

「你猜錯了。」我說：「我祈求仁慈的上帝能阻止暴行，同時希望中華民國軍人都能抱定必勝的信心，克盡軍人天職，使人民重新過著和平安樂的日子。」

「原諒我剛才的冒昧。」白的樣子很懺悔：「海瀾：『我絕不會使你失望的；只要時機成熟，我決以身報國，為自由正義而戰，光榮啊！』」

我很感動，我感到白是偉大的。娟，你說是嗎？

海瀾

娟：

信收到好些日子了，本來預備上午給妳寫回信的；但今天是革命先烈紀念日，一清早我便去參加當地的空軍烈士公祭，在莊嚴的哀樂聲中，我看見白悲淒地走到烈士公墓前去獻花圈，我知道那是他特別致祭我哥哥的。不知怎的，瞬息間，我內心起了一種無法形容的痙攣，眼前一陣發黑，便不省人事了。

醒來後，我躺在白的宿舍裏，他正坐在我身邊默默地誦讀印度大詩人奈都夫人的詩句。

「感到好些嗎？」他看見我醒來很高興地問。

「好多了，謝謝你。」

「我想你一定餓了。」他說：「你多休息一會，讓我去給你料理點食物。」

我看手錶已是下午一點半了，的

確需要點食物來充飢。「那怎麼好，這是我們女人的事情。」

「這有什麼關係，最有名的烹飪家還不都是男性嗎？」他微笑著出去了。

約莫過了三刻鐘的時間，白端來了四盤菜和七、八個大饅頭，我一看四盤菜中竟有兩盤是我平時最愛吃的糖醋魚，我嚐了一點，覺得很出色，比一般菜館中做得還要好。

「為什麼這樣菜做兩盤呢？」我指著盤中的糖醋魚說。

「因為你喜歡。」他微笑地望著我說。

「難道我不會從你日常的飲食看出來嗎？」

飯後我們在房間裡聽唱片，白收藏得很多，多半都是古典音樂，也有不少歐美流行歌曲。

當我們聽完幾張古典音樂的唱片之後，白把「You are always in my Heart」一唱再唱。

「為什麼老是放這張照片呢？」

「因為我要向一位美麗的小姐求愛。」他拉開抽屜，取出一個預先準備好的鑽戒交給我，帶著祈求的聲調說：「妳能答應我嗎？」

雖然沒回答，卻低頭默認了。

「妳答應我了。」他過來熱烈地

握著我的雙手。

經過一番親暱之後，我冷靜地告訴他說：「但是我必須先得到母親的同意。」

「我相信伯母會贊成我們的。」他很高興地說。

茹娟，妳知道我是母親唯一的愛女，哥哥的陣亡曾使母親痛不欲生，妳看母親會答應我嫁給一個飛行員嗎？妳認為我們婚姻的前途是美滿的嗎？我盼望著妳的指示。

海瀾

茹娟：

妳說得很對，愛情是至高無上的，戀愛的繼續便是結婚。

茹娟，剛才收到母親的回信，她竟完全同意我們的婚事，並說我既然嫁給一個軍人，便應該鼓勵他為國家民族未來的前途而奮鬥，效法先烈為國捐軀的精神，不要為了她而有所顧慮……。

茹娟，我太感動了，我要把母親的來信帶給白看，不多寫了，我們下次談吧！

海瀾

茹娟：

我不知該怎樣告訴妳才好，白作

戰受傷了，上禮拜天晚上，白奉命帶隊去轟炸長江上游的船隻，他炸沉了六艘船後，不幸被船上的砲火擊中座機尾部，他勉強飛出敵區跳傘，被當地的老百姓救起，現已轉送到該地的空軍醫院療養。

這是白的同事江告訴我的，我急於要去探視白的傷勢，下次再談。

海瀾

茹娟：

若不是床頭的病人卡片上寫著「白慕飛」，我真不敢相信躺在床上的白，他臉上的皮全被火燒去，除了一對炯炯有光的眼睛外，我再也找不出什麼地方像白了。

「白，為什麼不早些告訴我？」

「我怕妳會為我難過。」

「想不到你也如此不了解我，難道你認為我是那麼禁受不起考驗的人嗎？」

「話不是那麼說……」他低下頭

沒再說下去，我看出他內心的痛苦。我正想問他別處的傷勢，白無力地垂下頭去，這時護士小姐跑來警告我，白的左腿剛剛動過手術，不可多與他談話，有什麼事可以問她。

我揭開被子一看，天啊！白的左腿自大腿以下全沒有了，上面包著一

塊紗布。

「白，你——的——腿——」我的眼淚不禁簌簌地流了下來。

「海瀾，不要難過，你不是說軍人應該克盡天職，為國捐軀嗎？」

茹娟，白的確太使人感動了。無論如何我要終身奉侍他。

海瀾

茹娟：

時間過得真快，當白受傷入院時，正是杜鵑花開的時節，現在已是萬家歡度歲末的時候了。其間我終日無心吃飯、睡覺、上課、打球。我把大部分的時間都獻給白，眼看他的傷勢一天一天地好起來，內心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安慰，今天我到醫院去看白，他的傷勢已復原，精神也很好，他一見我進來便說：「海瀾，再過幾天我便可以出院了。」

「感謝上帝！」我說：「我們何時結婚？」

他嘴唇抽動了一下，沒有說什麼。低下頭在沉思，臉色漸轉為蒼白。

「不舒服嗎？」

「不，海瀾，我已是一個殘廢的人了，希望你別再提起這件事。」

「白，不要說這種傻話，我們相處如此久，難道你還不瞭解我嗎？」

「還是等我出院後再談吧！」他裝出笑容說。

形式的表現不一定就能決定內容，白的笑正是他內心痛苦的表現。

我感到白變了，變得比從前沉默而憂鬱，我想這也許是身體受傷後，心理上產生的變化，相信他會慢慢地好起來的。

海瀾

茹娟：

戰爭惡化了，京滬相繼淪入敵軍手中，人心惶惶，我在為留在上海的母親擔憂。白終於出院了，他裝了一隻假腿，走起路來雖然顯得很吃力；但在平滑的柏油馬路上散步時，還看不出來。白已無法再飛行，他退役了，我想憑他的智力再去找份適當的職業總不成問題；何況他還領到一筆數目相當可觀的退伍金和獎金可以作經商的資本呢！

茹娟，我真高興，白終於答應我在一星期內舉行婚禮；並且說要在今晚隊上為他舉行的惜別會上，向大家宣布這個消息。

晚上的惜別會，雖然到的人很多；但氣氛卻相當沉悶，大家都很少談笑，我深深地體會到人與人之間生離死別的滋味。

白今晚吃醉了，他沒有當眾宣布我們結婚的消息。不知怎的，我總感到白好像有意在躲避我似的。娟，你看我該怎麼辦呢？

海瀾

茹娟：

你不必再為我設法了，因為白已於今晨去了；到敵區打游擊去了，這是他留給我的信——

海瀾：感謝妳兩年來給予我的安慰和鼓勵，使我感到愧無以報，如今我已殘廢，我只好把這個心願寄望於來生。

海瀾，人只要相愛，又何必一定要生活在一起呢？而今一切都已事過境遷，我希望妳不要太認真；太認真只是徒增彼此的痛苦，愛情要提得起，更要放得下。海瀾，你若真心愛我，便應該原諒我的不別而去，因為唯有如此，才能使我比較安心。

我還記得當年在美國受訓時，一首流行歌中的兩句歌詞：「老兵永遠不死，他們只是漸漸地凋謝。」

海瀾，我還年輕，只不過斷了條腿而已，難道我就從此凋謝了？不！絕不！我雖然不能再飛上天空去捍衛祖國的領空；但我還有的是打擊敵軍

的力量。我已與一位在敵區打游擊的朋友取得聯絡，當妳讀到這封信時，我已加入他們神聖的行列了。

此去我將改姓換名，除非神州重見天日，我決不回來。如果妳執意要找我，縱然妳踏破鐵鞋，恐怕也難如願以償。

海瀾，再會吧！望妳珍重自己的前程。

慕飛匆草

茹娟，當此亂世，明天的事還不知如何？又怎敢預期將來，前程茫茫，我也該起程去追趕白的行蹤！

果真此行找不到白時，我也決定加入敵區游擊隊的行列。在自由的旗幟下，縱然我和白不能會面，我們也必是靈犀相通的；也唯有如此，我才能安心。

茹娟，但願不久的將來，我們能在自由的國土見面。

海瀾

這是海瀾給茹娟的最後一封信，以後便沒再得到他們的任何消息，當我讀完最後一封信時，眼中已因充滿了淚水而模糊不清了。

隱隱地我彷彿看見慕飛和海瀾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下攜起手。

·陳懷榕·

憶松山的Snack Bar



民國六十六年調到松山基地，才第一次知道有「Snack Bar」！

美軍顧問團支援中華民國的年代，松山為臺北地區的唯一機場，也是重要的聯絡站，因此每週二、五會有班機載運美軍或眷屬往來臺北、清泉崗與臺南基地，一個消磨時間或充飢的地方「Snack Bar」就此誕生。

早年，華籍人員是不能進去Snack Bar消費的，而且它只收美金的，後來管制較鬆了，知道門路的人就有辦法進去消費，至於美金的問題，可以向門口的擦鞋童換取，那時的匯率是四十元新臺幣兌換一美元。當時最常買的是七毛五的漢堡加上兩毛五的啤酒，剛好是一元。那時麥當勞尚未在臺灣上市，這裡的漢堡和啤酒可是正牌的美國貨，市面上完全吃不到的。陶

伯當時就在這裡服務了，除了他還有一位華人，兩人一起經營西餐廳。

七〇年底再回到松山時，美軍已撤走了，但西餐廳仍在營業，一樣是陶伯在經營，當時菜色除了原來的西式餐點，還多了一些中式快餐，後來陶伯的伙伴離開了，人手不足，遂將太太、兒子、女兒都拉進來幫忙。當時生意最好的生意是早餐，許多人會來買三明治或是蛋包火腿等早點，聽說時任總統李登輝先生也指名要吃他的三明治，這讓陶伯走路都會有風。民國一〇〇年因貴賓室整建，西餐廳規劃拆除，加上陶伯年紀也大了，身體不是很好，遂結束西餐廳的營業。聽聞沒多久後，陶伯就過世了，聞訊不勝唏噓。

民國一〇〇年八月一日「Snack Bar」走入歷史，我們這些老松山們不時會提起西餐廳的味道，因為其中有「人」的溫度！尤其陶媽幾乎把我們這些小伙伴们當成自己的孩子看待，讓我們在這裡找到家的溫暖。大家幾十年來出入西餐廳，那裡已成為我們生命中的一部份了！

前（一〇五）年部慶時，主辦單位邀請陶媽參加，茶會上再次端出豬血湯，雖然味道不及陶媽媽當年的手藝，但已經讓我感動到快哭出來了。